

母子俩双双死在家中多日,打工归来的丈夫发现最痛心一幕: 爱他的人和爱他都走了



9月10日下午,在合肥打工的黄世峰坐车回到长丰县朱巷镇上的家中,却发现卧室的房门插销向内反插着,搬来椅子透过房门上端的玻璃窗发现妻子躺在床上,黄世峰怎么敲门也不应,情急之下,便一脚踹开了房门,眼前的一幕让他倒吸一口凉气,只见妻子和才5岁的儿子小旭(化名)分头睡在床上,但两人都已没了呼吸。抱着妻儿已经冰冷的遗体,黄世峰哭着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
记者 张敏 /文 倪路 /图

邻居介绍 女子精神曾有点抑郁

记者昨天赶到时,现场已经恢复了平静。事发地点位于朱巷镇的街边上,在这排统一规划建设二层小楼的一侧,就是黄世峰在2002年因为结婚买的房子,共分楼上楼下和院子,一楼的铁大门紧锁着,上面锈迹斑斑,透过沾满灰尘的窗户可以看到,一楼偌大的客厅只有一个木制的洗漱台和一台破旧的洗衣机,显得冷冷清清。

隔壁洗车的一名大姐告诉记者,这家人平时都在院子旁的厨房烧饭,二楼是卧室,“从发现妻儿俩出事情后,二楼的那扇窗户就被丈夫打开着,一直没有关上。”母子俩的卧室靠近路边,但据洗车工介绍,这几天都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,甚至在事发前的好几天都没见着母子俩开门。她悄悄地向记者透露,这位母亲平时很内向,搬来居住的几年时间里,跟邻居说的话最多不过几十句,“一般开门买个东西,都很快跑回家,匆忙把铁门锁上,然后‘蹬蹬蹬’上了楼,有时候白天连卧室的窗帘都拉着。”

“母亲叫耿玲玲,今年35岁,很溺爱孩子,每次出门都牵着孩子的小手有说有笑的。”记者获悉,耿玲玲是技校毕业,之后被分配到杜集水利站从事排灌工作,但因为工作季节性很强,单位效益不好,就一直待岗在家当起全职太太,而丈夫黄世峰也是一名排灌工人,但早已待岗两年,便跑到合肥市区从事装潢工作,挣钱养家糊口。

悲情家庭 孙子还没住进奶奶新家

记者顺着沿途村民的指引,驱车到了黄世峰父母的家,此时他的父母因为接受不了残酷的事实,被送往医院输液。黄世峰的父母家是栋在建的二层小楼,穿过小楼映入眼帘却是一个用油毡布搭建的土棚。据村民介绍,因为房屋还在建,黄世峰的父母就暂时窝在这个小屋子里,为了省下一点砖钱,老两口就先拆了老房子,用油毡布搭建个临时棚,“因为镇里统一规划集中用地,就补了一点钱给老人,老人一合计借了四五万块钱盖起了这栋楼,没想到,房子还没封顶,孙子连一天新房都没住过,就出事情了。”附近的邻居摇着头感叹。



黄世峰在镇边上买的房子

丈夫讲述:“我深爱妻子和儿子”

小棚南侧只有一个土灶台,里面一名面容憔悴的男子坐在灶台旁抽着闷烟,他就是死者的丈夫黄世峰。黄世峰开始一言不发,始终不愿回忆起当时一幕,最终还是向记者讲述了过程:“我深爱妻子和儿子,8月28日,我特意在家呆了一个星期,专门陪母子俩,带着他们到处逛,因为孩子要念幼儿园中班,我就跟老婆商量把儿子留在奶奶家附近幼儿园上学,但妻子听到后神色大变,哭着闹着要让孩子在镇里的家边上上学,我知道妻子舍不得孩子,但也勉强答应了。”

“8月29日,我丢下几百块钱给母子俩,就来到合肥市新站区一居民家贴地板

砖,直到9月10日中午,我坐上中巴车往家赶。在车上,我还试探性地拨了几次妻子电话,但是无人接听。才回到家,却发现母子俩已经死在床上……”说着说着,黄世峰的眼中噙着泪花,声音也哽咽起来。

据黄世峰介绍,在进门后,发现卧室窗户紧闭,丝毫没有被撬的痕迹,母子俩分头倒在床上,其中儿子小旭倒在里侧,“在等待警方到来时,我也查看了母子俩遗体,发现早已没了呼吸,但身上都没有明显的外伤,身边也没有血迹和刀具。”在黄世峰精神几近崩溃之际,他却意外发现床头柜上摆着一玻璃杯其中装满了水,那是耿玲玲平时服药喝水的杯子。

事因猜测一:生活压力大所致?

2002年,同在排灌站工作的黄世峰经人介绍认识了如今的妻子耿玲玲,“为了结婚,我贷款四万块钱在镇上买了当时位于镇上的小楼,至今,这笔贷款还是没有还清。”黄世峰猜测,妻子的骤然离去可能跟生活压力有很大关联,“发现时在家里没找到一分钱。”

“结婚欠下一屁股债,加上双方单位效益差,每个月就几百块钱工资,儿子出生后,家里就更艰难了。”为此,妻子虽然没有半句怨言,但责任感强烈的黄世峰还是利用手艺特长,跑到合肥租下房子当起装修工,辛苦下来,也只能填饱一家人肚皮。

事因猜测二 老母去世让她悲观?

在采访过程中,附近一家粮油店老板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,经常会看到丈夫黄世峰带着一袋药回家,“耿玲玲经常精神恍惚,看上去病恹恹的,情绪也不是很好,所以会经常吃药。”

黄世峰觉得妻子的异常是自我刻意封闭造成的:原来妻子耿玲玲从小被母亲拉扯到大,感情特别深,结婚后,母亲一直喜欢到女儿家串门,每次都会捎上新鲜的蔬菜瓜果,但在2009年底,耿玲玲的母亲患病在床,弥留人间的那三个月,耿玲玲一直照顾前后,端茶送水,甚至为了照顾老母亲,妻子主动要求丈夫将小旭接到合肥上幼儿园小班,“孩子跟着我上了一个学期的幼儿园,每天都是我接送。”直到今年正月初三,耿玲玲的母亲最终撒手人寰,出殡那天,耿玲玲哭成了泪人。

“这件事对妻子打击最大!她日常举动变得有点异常。”黄世峰哭诉道,从此以后,耿玲玲闭门谢客,整天带着儿子守在家中,不是打扫房间,就是陪着儿子看动画片,上半年,儿子小旭开始在奶奶家附近上幼儿园,但这引发了母亲耿玲玲的不满,“三天两头就往婆家赶,每次一来就搂着孩子,抹着泪把他带回家,再也不愿送回来上学。”

说起妻子耿玲玲的变化,有个细节让黄世峰怎么也想不通,有次回家问她银行卡和身份证在哪,耿玲玲满不在乎地说,证件被押在某单位,但之后却发现,她将医保卡和银行卡等证件,甚至连自行车都通通送给了别人。看出妻子的异常后,黄世峰也带她去市里医院看了病,说是精神抑郁症,一直靠药物治疗。直到9月1日,幼儿园报名那天,妻子耿玲玲也没让小旭报名上学。

扑朔迷离 尸检报告近日公布

目前,长丰县刑警队已经介入调查此事,在征得家人同意后,于9月11日对母子俩的遗体进行了尸检,但尸检报告还未出来,近日将公布。在焦急等待结果的过程中,为人父不过五年的黄世峰坐立不安,时不时掏出手机,翻到妻儿留下的照片陷入长时间的沉默,有时候起身会在家边的池塘附近走上一圈,但很快就被邻居寻回,面对这个破碎的家庭留下的一连串问号,村民唏嘘不已。